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宋 书

●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【梁】沈约撰
陈苏镇等标点

宋书

卷七十二——卷一〇〇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宋书卷七二
列传第三二

文九王

南平穆王铄 建平宣简王宏
晋熙王昶 始安王休仁
晋平刺王休祐 鄱阳哀王休业
临庆冲王休倩 新野怀王夷父
巴陵哀王休若

文帝十九男：元皇后生劼，潘淑妃生浚，路淑媛生孝武帝，吴淑仪生南平王铄，高修仪生庐陵昭王绍，殷修华生竟陵王诞，曹婕妤生建平宣简王宏，陈修容生东海王祎，谢容华生晋熙王昶，江修仪生武昌王浑，沈婕妤生明帝，杨修仪生建安王休仁，邢美人生晋平王休祐，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，董美人生鄱阳哀王休业，颜美人生临庆冲王休倩，陈美人生新野怀王夷甫，荀美人生桂阳王休范，罗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。劼、浚、诞、祎、浑、休茂、休范别有传。绍出继庐陵孝献王义真。

南平穆王铄字休玄，文帝第四子也。元嘉十七年，都督湘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不之镇，领石头戍事。二十二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。时太祖方事外

略，乃罢南豫并寿阳，即铄为豫州刺史，寻领安蛮校尉，给鼓吹一部。二十六年，进号平西将军，让不拜。

索虏大帅托跋焘南侵陈、颍，遂围汝南悬瓠城。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，贼昼夜攻围之，宪且守且战，矢石无时不交。虏多作高楼，施弩以射城内，飞矢雨下，城中负尸以汲。又毁佛浮图，取金像以为大钩，施之冲车端，以牵楼堞。城内有一沙门，颇有机思，辄设奇以应之。贼多作虾蟆车以填堑，因薄攻城，宪督厉将士，固女墙而战，贼之死者，尸与城等，遂登尸以陵城，短兵相接，宪锐气愈奋，战士无不一当百，杀伤万计，汝水为之不流。相拒四十余日，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，虏烧攻具走。

二十七年，大举北伐，诸蕃并出师。铄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，上蔡，向长社，长社戍主鲁爽委城奔走。既克长社，遣幢主王阳兒、张略等进据小索。伪豫州刺史仆兰于大索率步骑二千攻阳兒，阳兒击，大破之。到坦之等进向大索，劳杨氏郑德玄、张和各起义以应坦之，仆兰奔虎牢。会王阳兒等至，即据大索，因向虎牢，铄又遣安蛮司马刘康祖继坦之。虏永昌王宜勤仁库真救虎牢，坦之败走。虏乘胜径进，于尉氏津逢康祖，康祖战败见杀。贼进胁寿阳，因东过与焘会于江上。

二十八年夏，虏荆州刺史鲁爽及弟秀等，率部曲诣铄归顺。其年七月，铄所生吴淑仪薨，铄归京师，葬毕，还摄本任。时江夏王义恭领兖州刺史，镇盱眙。丁母忧，还京师。上以兖土凋荒，罢南兖并南徐州，当别置淮南都督住盱眙，开创屯田，应接远近，欲以授铄。既而改授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，领兵戍石头。

元凶弑立，以为中军将军，护军、常侍如故。世祖入讨，劭屯兵京邑，使铄巡行抚劳。劭还立南兖，以铄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柳元景至新亭，劭亲自攻之，挟铄自随。江夏王义恭南奔，使铄守东府，以腹心防之。进授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，余如故。劭迎蒋侯神于宫内，疏世祖年讳，厌祝祈请，假授位号，使铄造策文。

及义军入宫，铄与浚俱归世祖，浚即伏法，上迎铄入营。当时仓卒失国玺，事宁，更铸给之。进侍中、司空，领兵置佐，以国哀未阕，让侍中。

铄素不推事世祖，又为元凶所任，上乃以药内食中毒杀之，时年二十三，追赠侍中、司徒。

三子：敬猷、敬渊、敬先。敬猷嗣，官至黄门郎。敬渊初封安南县侯，官至后军将军。敬先继庐陵王绍。前废帝景和末，召铄妃江氏入宫，使左右于前逼迫之，江氏不受命，谓曰：“若不从，当杀汝三子。”江氏犹不肯。于是遣使于第杀敬猷、敬渊、敬先，鞭江氏一百。其夕，废帝亦殒。太宗即位，追赠敬猷侍中，谥曰怀王；追赠敬渊黄门侍郎，谥曰悼侯。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临贺王子产字孝仁为南平王，继铄后，未拜，被杀。泰始五年，立晋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为南平王，继铄。休祐死，宣曜被废还本。后废帝元徽元年，立衡阳恭王疑第二子伯玉为南平王，继铄后，官至给事中。升明二年，谋反诛，国除。

建平宣简王宏字休度，文帝第七子也。早丧母。元嘉二十一年，年十一，封建平王，食邑二千户。少而闲素，笃好文籍。太祖宠爱殊常，为立第于鸡笼山，尽山水之美。建平国职，高他国一阶。二十四年，为中护军，领石头戍事。出为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二十八年，征为中书令，领骁骑将军。

元凶弑立，以宏为左将军、丹杨尹。又以为散骑常侍、镇军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世祖入讨，劭录宏殿内。世祖先尝以□手板与宏，宏遣左右亲信周法道赍手板诣世祖。事平，以为尚书左仆射，使奉迎太后，还加冠军将军、中书监，仆射如故。臧质为逆，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门。

为人谦俭周慎，礼贤接士，明晓政事，上甚信仗之。时普责百官说言，宏议曰：

臣闻建国之道咸殊，兴王之政不一。至于开谏致宁，防口

取祸，固前正同轨，后主共则。秦、殷之败，语戮刺亡，周、汉之盛，谤升箴显。陛下以至德神临，垂精思治，进儒礼而崇宽教，哀狱法而黜严刑，表忠行而举贞节，辟处士而求贤异，修废官而出滞赏，撤天膳而重农食，禁贵游而弛权酤，通山泽而易关梁，固已海内仰道，天下知德。今复开不讳之涂，奖直辞之路，四海希风，普天幸甚。举蒙采问，敢不悉心，谨条鄙见，置陈如左。辞理违谬，伏用震眚。

夫用兵之道，自古所慎。顷干戈未戢，战备宜修，而卒不素练，兵非夙习。且戎卫之职，多非其才，或以资厚素加，或以禄薄带帖，或宠由权门，恩自私假，既无将领，虚尸荣禄。至于边城举燧，羽驿交驰，而望其擐甲推锋，立功阃外，譬缘木求鱼，不可得矣。常谓临难命师，皆出仓卒，驱乌合之众，隶造次之主，貌疏情乖，有若胡、越，岂能使其同力，拔危济难，故奔北相望，覆败继有。今欲改选将校，皆得其人，分台见将，各以配给，领、护二军，为其总统。令抚养士卒，使恩信先加，农隙校猎，以习其事，三令五申，以齐其心，使动止应规，进退中律，然后畜锐观衅，因时而动，摧敌陷坚，折冲于外。孙子曰：“视卒如赤子，故可与之共死。”所以张翥效争先之心，吮痂致必尽之命，岂不由恩著者士轻其生，令明者卒毕其力。考心迹事，如或有在，妄陈肤知，追惧乖谬。

转尚书令，加散骑常侍，将军如故，给鼓吹一部，寻进号卫将军，中书监、尚书令如故。宏少而多病，大明二年，疾动，求解尚书令，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、中书监如故。未拜，其年薨，时年二十五。追赠侍中、司徒，中书监如故，给班剑二十人。上痛悼甚至，每朔望辄出临灵，自为墓志铭并序。与东扬州刺史颜竣诏曰：“宏夙情业尚，素心令绩，虽年未及壮，愿言兼申。谓天道可倚，辅仁无妄，虽寝患淹时，虑不至祸。岂图祐善虚设，一旦永谢，惊惋摧恻，五内交殒。平生未远，举目如昨，而赏对游娱，缅同千载，哀酷缠绵，实增痛切。卿情均休戚，重以周旋，乖坼少时，奄成今古，闻问伤惋，

当何可言。”五年，益诸弟国各千户，先薨者不在其例，唯宏追益。

子景素，少爱文义，有父风。大明四年，为宁朔将军、南济阴太守，徙历阳南谯二郡太守，将军如故。中书侍郎，不拜。监南豫豫二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又不拜。太宗初，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太子左卫率，加给事中，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丹阳尹，吴兴太守，使持节、监湘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，将军并如故。进号左将军。泰始六年，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左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征为散骑常侍、后将军、太常，未拜。授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南兖兖徐青冀六州诸军事、镇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桂阳王休范为逆，景素虽纂集兵众，以赴朝廷为名，而阴怀两端。及事平，进号镇北将军。齐王为南兖州，景素解都督。

时太祖诸子尽殂，众孙唯景素为长，建安王休祐诸子并废徙，无在朝者。景素好文章书籍，招集才义之士，倾身礼接，以收名誉，由是朝野翕然，莫不属意焉。而后废帝狂凶失道，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，唯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，而杨运长、阮佃夫并太宗旧隶，贪幼少以久其权，虑景素立，不见容于长主，深相忌惮。元徽三年，景素防閤将军王季符失景素旨，怨恨，因单骑奔京邑，告运长、佃夫云“景素欲反”。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，齐王及卫将军袁粲以下并保持之，谓为不然也。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都，具自申理，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，又夺景素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自是废帝狂悖日甚，朝野并属心景素，陈氏及运长等弥相猜疑。景素因此稍为自防之计，与司马庐江何季穆、录事参军陈郡殷洌、记室参军济阳蔡履、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、左右贺文超等谋之，以参军沈颢、毌丘文子、左暄、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。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，景素遣豫之、潭、文超等去来京邑，多与金帛，要结才力之士。由是冠军将军黄回、游击将军高道庆、辅国将军曹欣之、前军韩道清、长水校尉郭兰之、羽林监垣祗祖，并皆向附，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，莫不归之。

时废帝单马独出，游走郊野，曹欣之谋据石头，韩道清、郭兰之

欲说齐王使同，若不回者图之。候废帝出行，因众作难，事克奉景素。景素每禁驻之，未欲匆匆举动。运长密遣伶人周天赐伪投景素，劝为异计，景素知为运长所遣，即斩之，遣司马孙谦送首还台。元徽四年七月，垣祗祖率数百人奔景素，云京邑已溃乱，劝令速入。景素信之，即便举兵，负戈至者数千人。运长等常疑景素有异志，及闻祗祖叛走，便纂严备办。齐王出屯玄武湖，冠军将军任农夫、黄回、左军将军李安民各领步军，右军将军张保率水军，并北讨。冠军将军、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，其余众军相继进。冠军将军齐王世子镇东府城。齐王知黄回有异图，故使安民、佛荣俱行以防之。

景素欲断据竹里，以拒台军。垣庆延、祗祖、沈颢等曰：“今天时旱热，台军远来疲困，引之使至，以逸待劳，可一战而克也。”殷洌等固争不能。农夫等既至，放火烧市邑，而垣庆延等各相顾望，并无斗志。景素本乏威略，恒扰不知所为。时张保水军泊西渚，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，并荆楚快手，自相要结，击水军，应时摧陷，斩张保，而诸将不相应赴，复为台军所破。台军既薄城池，颢先众叛走，垣祗祖次之，其余诸军相系奔败。左暄骁果有胆力，欲为景素尽节，而所配兵力甚弱，犹力战不退，于万岁楼下横射台军，不能禁，然后退散。右卫殿中将军张倪奴、前军将军周盘龙攻陷京城，倪奴禽景素斩之，时年二十五，即葬京口。垣庆延、祗祖、左暄、贺文超并伏诛，殷洌、蔡履徙梁州，何季穆先迁官，故不及祸，其余皆逃亡，值赦得免。景素既败，曹欣之反告韩道清、郭兰之之谋，道清等并诛。黄回、高道庆等，齐王抚之如旧。景素子延龄及二少子，并从诛。其年冬，封长沙成王义欣子纁第三子恬为秭归县侯，食邑千户。继宏后，顺帝升明二年，卒，国除。张倪奴以禽景素功，封筑阳县侯，食邑千户。

景素败后，故记室参军王竊、故主簿何昌宇并上书讼景素之冤。齐受禅，建元初，故景素秀才刘璡又上书曰：

臣闻曾子孝于其亲而沉乎水，介生忠于其主而焚于火。何则？仁也不必可依，信也不必可恃。昔者墨翟议云梯于荆台之下，宋人逐之。夷叔为卫军隐难于晋，公子燹之。李牧北逝强

胡之旗，南拒全秦之卒，赵左不图其功，赐以利剑。陈蕃白首固义，忘生事主，汉灵不明其忠，卒被刑戮。彼数子者，皆身栖青云之上，而困于泥尘之里，诚以危行不容于衰世，孤立聚尤于众人，加谗谄蛆蛊其中，谤隙蜂飞而至故也。臣闻浸润之行，骨肉离绝，疑似一至，君臣易心，此中山所以歔歔奏乐，孟博所以慷慨囊头者也。臣每惟故举将宋建平王之祸，悲彻骨髓，气凝霜霰。今璇鼎启运，人神改物，生罪尚宥，死冤必申。臣诚不忍王之负谤而不雪，故敢明言其理。

臣闻孝悌为志者，不以犯上，曾子不逆薪而爨，知其不为暴也。秦仁获魔，知其可为传也。臣闻王之事献太妃也，朝夕不违养，甘苦不见色。帐下进珍饌，太妃未食，王投箸辍饭。太妃起居有不安，王傍行蓬发。臣闻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门，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？其可明一也。

当泰始、元徽中，王公贵人无谒景宁陵者，王独抗情而行，不以趋时舍义，出镇入朝，必俛拜陵所。王尚不弃先君，岂背今君乎？其可明二也。

王博闻而容众，与谏而爱士，与人言煦煦若有伤。闻人之善，誉而进之，见人之恶，掩而晦之。李蔚之，蓬庐之寒素也，王枉驾而讯之。何季穆等，宣简王之旧也，王提挈以升之。王虚己以厚天下之士，尚不欲伤一人之心，何乃亲戚图相菹脍乎？其可明三也。

臣昔以法曹参军，奉讯于听朝之末。王每断狱，降声辞，和颜色，以待士女之讼。时见夏伯以童子縲繫，王怆然改貌，用不加刑。徐州尝岁饥，王散秩粟俸帛，以继民之乏。蠲理冤疑，咸息繇务，所在皆有爱于民。臣闻善人国之纪也，安有仁于民庶，而虐其宗国者乎？其可明四也。

王修身洁行，言无近杂，内去声韵之娱，外无田弋之好。每所临践，不加穿筑，直卫不繁，第宅无改。荆州高斋，刻楹柏构，王废而不处。昔朝廷欲赐王东陵甲第，又辞而不当。两宫所遣

珍玩，坐于笥篋。无它嬖私，不耽内宠，姬嬖数人，皆诏令所赐。王身食不逾一肉，器用瓦素。时有献饌玉器，王顾谓何昌宇曰：“我持此安所用哉！”乃谢而反之。王恭已蹈义若此。其可明五也。

王之在荆州也，时献太妃初薨，宋明帝新弃天下，京畿诸王又相继非命，王乃征入为太常，楚下人士并劝勿下，王谓：“为臣而距先皇之命，不忠；为子不奉亲之奄窆，不孝。”于是弃西州之重，而匍伏北阙。王若志欲倔强，便应高枕江汉，何为屈折而受制于人乎？其可明六也。

王名高海内，义重太山，耆幼怀仁，士庶慕德。故从昏者忌明，同枉者毁正，搦弦为钩，张一作百，行坐咳嚏，皆生风尘。会王季符负罪流谤，事会谗人之心，权丑相扇，鸱枭奋翼。王虽遭愍离凶，而诚分弥款，散情中孚，挥斥满素。虞玩之衔使归旋，世子入质京邑，续解徐州，请身东第，后求会稽，降阶外抚。虞玩、殷焕实为诠译，诚心殷勤，备留圣听。王若倚张跋扈，何事若斯？其可明七也。

自是以后，日同殊论，苍梧之衰德既彰，群小之奸慝弥广，下盈其毒，上不可依。时长王并见诛锄，公卿如蹈虎尾，众人翕翕，莫不注仰于王。厢阁诸人，同谋异志，王心不从利，忠不肯本，执周天赐而斩之，以距王宜与等，遣司马孙谦归款朝廷。王若欲拟非觐，宁当如此乎？其可明八也。

又是年五月以后，道路皆谓阮佃夫等欲潜图宫禁，因兵北袭，而黄回、高道庆等傅构其事，武人奖乱，更相恐胁。至六月而京师征赋车徒，将讲众北垒，都鄙疑骇，金言衅作。垣祗祖因民情嚣荡，扬声北奔，给辞惑众，穷乱极祸。会州人自都还，说：“掖门已闭，殊不知台中安不。”王既素籍异论，谓为信然，收率疲弱，志在投散，冰炭在怀，但恐迟后。何图兵以顺出，翻为逆动乎？夫往来之人，喧哗幻惑，皆出輶轳，非从徐州起也。且台以六月晦夜无何呼北兵已至，皆登陴抽刃，而朱方七月朔犹缓

带从容，其晚闻哀都变乱，始乃鳩兵简甲耳。王岂先造祸哉！其可明九矣。

王闻京室有难，坐不安，食不甘，言及太后，未尝不交巾掩泣。又临危之际，抚檻而叹曰：“吾恐三才于斯绝矣。”兹岂不诚在本朝，以天下为忧乎？自非深忠远概，孰能身灭之不恤，独眷眷国家安危哉？其可明十也。

夫王起兵之日，止在匡救昏难，放殛奸盗，非它故也。请较言之。当时君臣之道，治乱云何？杨运长、阮佃夫为有罪邪？为无罪邪？若其无罪，何故为戮？若其有罪，讨之何辜？王岂不知君亲之无将乎？顾以救火之家，岂遑先白丈人，非不恭也，徒以运属陵丧，智力无所用之，蹉跌倾覆，此乃时也，岂谓反乎！果然今日王亡，明日宋亡，王何负于社稷，何愧于天下哉！

臣闻武王克商，未及下车，而封王子之墓；汉高定天下，过大梁，躡燕、代，修信陵之祀，存望诸之裔；晋世受命，亦追王陵之冤，而诏其孙为郎。夫比干，殷辛之罪人也；无忌，魏之疑臣也；乐毅，燕之逃将也；彦云，齐之贼而晋害也。适逢圣明之君，革运创制，昭功诚，荡嫌怨，清议以天下之善也。或殊世而相明，故四贤咸济其令问，三后驰光于万叶，君子荣其辉，小人服其义。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轨，振逸世之奇声，何至仍衰世之异议，以掩贤人之名哉。若王之中外不明，终始蹈德，臣惧方今之人，不复为善矣。且世之兴衰，何代无有，今齐苗裔万世之后，其能无污隆乎。苟前良可废，何以劝后之能者。伏愿上同周、汉、西晋之如彼，下为来胤垂范之如此。倘能降明诏，笺枉道，使往王得洗谤议，拯冥魂，赐以王礼反葬，则民之从义，犹若回风之卷草也。臣闻鸛鸣皋垓，则降阴吐雨，腾蛇耸跃，而沉云郁冥。但伤臣言轻落毛，身如横芥，神高听邈，终焉莫省，直欲内不负心，庶将来知王之意耳。

又不省。至今上即位，乃下诏曰：“宋建平王刘景素，名父之子，少敦清尚。虽末路失图，而原心有本。年流运改，宜弘优泽。可听以王

礼还葬旧墓。

晋熙王昶字休道，文帝第九子也。元嘉二十二年，年十岁，封义阳王，食邑二千户。二十七年，为辅国将军、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。元凶弑立，加散骑常侍。世祖践祚，迁太常，出为东中郎将、会稽太守，寻监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、新安五郡诸军事。孝建元年，立东扬州，郡昶为刺史，东中郎将如故，进号后将军。大明元年，征为秘书监，领骁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迁中军将军、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。又出为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阳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诸军事、前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三年，征为护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增邑千户。转中书令、中军将军，寻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太常。从世祖南巡，坐斥皇太后龙舟，免开府，寻又以加授。前废帝即位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徐兖南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开府如故。

昶轻沙漏急，不能祇事世祖，大明中，常被嫌责，民间喧然，常云昶当有异志。永光、景和中，此声转甚。废帝既诛群公，弥纵狂悖，常语左右曰：“我即大位来，遂未常戒严，使人邑邑。”江夏王义恭诛后，昶表入朝，遣典签籙法生衔使，帝谓法生曰：“义阳太宰谋反，我正欲讨之，今知求还，甚善。”又屡诘问法生：“义阳谋反，何故不启？”法生惧祸，叛走还彭城。帝因此北讨，亲率众过江。法生既至，昶即聚众起兵。统内诸郡，并不受命，斩昶使。将佐文武，悉怀异心。昶知其不捷，乃夜与数十骑开门北奔索虏，弃母妻，唯携爱妾一人，作丈夫服，亦骑马自随。昶家还都，二妾各生一子，时太宗已即位，名长者曰思远，小者曰怀远，寻并卒。追封怀远为池阳县侯，食邑千户。

泰始六年，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绥继昶，改昶封为晋熙王。燮袭爵，食邑三千户。太宗既以燮继昶，乃下诏曰：“夫虎狼护子，猴猿负孙，毒性薄情，亦有仁爱，故识念气类，尚均群品，况在人伦，可忘天属。晋熙太妃谢氏，沉刻无亲，物理罕比，征北公虽孝道无替，而遭

此不慈，自少及长，阙恩鞠之□，乃至休否莫关，寒温不访，晨昏屏塞，定省靡因。事无违忤，动致诮责，毒句发口，人所难闻。加恶备苦，过于仇隙，遂事愤于宗姻，义伤于行路。公故妃郝氏，妇礼无违，逢此严酷，遂以忧卒，用夭盛年。又谢氏食则丰珍，衣则文丽，奉己之余，播覃群下；而诸孙纆不温体，食不充饥，付于妯娌之手，纵以任军之路。遇其所生，弃若粪土，褫缕比于重囚，穷困过于下使。诚皇规方远，沙塞将一，公修短不讳，亦难豫图。兼妾女累弱，一弟领主，防闲之道，人理斯急。朕所以诏第六子燮奉公为胤，欲以毗整一门，为公继绍。但谢氏待骨肉至亲，尚相弃蔑，况以义合，免苦为难。患萌防渐，危机须断，便可还其本家，削绝蕃秩。”先是改谢氏为射氏。

时主幼时艰，宗室寡弱。元徽元年，燮年四岁，以为使持节、监郢州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郢州刺史，以黄门郎王奂为长史，总府州之任。明年，太尉、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逼朝廷，燮遣中兵参军冯景祖袭寻阳，休范留中兵参军毛惠连、州别驾程罕之居守，开门诣景祖降。进燮号安西将军，加督江州诸军事。复昶所生谢氏为晋熙国太妃。四年，又进燮镇西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顺帝即位，征为使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、抚军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先是，齐世子为燮安西长史，行府州事，时亦被征为左卫将军，与燮俱下。会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，世子因奉燮镇寻阳之益城，据中流，为内外形援。攸之平，燮还京邑。齐王为南徐州，燮解督南徐，进督南豫、江州诸军事，进号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迁司徒。齐受禅，解司徒，降封隆安县侯，食邑千五百户。谋反，赐死。

始安王休仁，文帝第十二子也。元嘉二十九年，年十岁，立为建安王，食邑二千户。孝建三年，为秘书监，领步兵校尉。寻都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大明元年，入为侍中，领右军将军。四年，出为湘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加号平南将军。八年，

迁使持节、督江州南豫州之晋熙新蔡郢州之西阳三郡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未拜。徙为散骑常侍、太常，又不拜。仍为护军将军，常侍如故。前废帝永光元年，迁领军将军，常侍如故。景和元年，又迁使持节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未之任，留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又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给鼓吹一部。

时废帝狂悖无道，诛害群公，忌惮诸父，并囚之殿内，殴捶凌曳，无复人理。休仁及太宗、山阳王休祐，形体并肥壮，帝乃以竹笼盛而称之，以太宗尤肥，号为“猪王”，号休仁为“杀王”，休祐为“贼王”。以三王年长，尤所畏惮，故常录以自近，不离左右。东海王祎凡劣，号为“驴王”，桂阳王休范、巴陵王休若年少，故并得从容。尝以木槽盛饭，内诸杂食，搅令和合，掘地为坑阱，实之以泥水，裸太宗内坑中，和槽食置前，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，用之为欢笑。欲害太宗及休仁、休祐，前后以十数，休仁多计数，每以笑调佞谀悦之，故得推迁。常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杨太妃，左右并不得已顺命，以至右卫将军刘道隆，道隆欢以奉旨，尽诸丑状。时廷尉刘朦妾孕临月，迎入后宫，冀其生男，欲立为太子。太宗尝忤旨，帝怒，乃保之，缚其手脚，以杖贯手脚内，使人担付太官，曰：“即日屠猪。”休仁笑谓帝曰：“猪今日未应死。”帝问其故，休仁曰：“待皇太子生，杀猪取其肝肺。”帝意乃解，曰：“且付廷尉。”一宿出之。

帝将南游荆、湘二州，明旦欲杀诸父便发。其夕，太宗克定祸难，殒帝于华林园。休仁即日推崇太宗，便执臣礼。明旦，休仁出住东府。时南平、庐陵敬先兄弟，为废帝所害，犹未殡殓，休仁、休祐同载临之，开帷欢笑，奏鼓吹往反，时人咸非焉。

先是，废帝进休仁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常侍如故。未拜，太宗令书以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加班剑二十人，给三望十五乘。时刘道隆为护军，休仁请求解职，曰：“臣不得与此人同朝。”上乃赐道隆死。寻诸方逆命，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增班剑三十人。出据虎槛，进据赭圻。寻

领太子太傅，总统诸军，随宜应接。中流平定，休仁之力也。初行，与苏侯神结为兄弟，以求神助。及事平，太宗与休仁书曰：“此段殊得苏侯兄弟力。”增休仁邑四千户，固辞，乃受千户。上流虽平，薛安都据彭城，招引索虏，复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又增邑三千户，不受。时豫州刺史殷琰据寿阳，未平。晋平王休祐先督征讨诸军事，休祐出领江陵，休仁代督西讨诸军事。泰始五年，进都督豫司二州。

休仁年与太宗邻亚，俱好文籍，素相爱友。及废帝世，同经危难，太宗又资其权谲之力。泰初初，四方逆命，兵至近畿，休仁亲当矢石，大勋克建，任总百揆，亲寄甚隆。朝野四方，莫不辐凑。上渐不悦。休仁悟其旨，其冬，表解扬州，见许。六年，进位太尉，领司徒，固让，又加漆轮车，剑履。太宗末年多忌讳，猜害稍甚，休仁转不自安。及杀晋平王休祐，忧惧弥切。其年，上疾笃，与杨运长等为身后之计，虑诸弟强盛，太子幼弱，将来不安。运长又虑帝宴驾后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，其辈不得秉权，弥赞成之。上疾尝暴甚，内外莫不属意于休仁，主书以下，皆往东府休仁所亲信，豫自结纳，其或直不得出者，皆恐惧。上既宿怀此意，至是又闻物情向之，乃召休仁入见。既而又谓曰：“夕可停尚书下省宿，明可早来。”其夜，遣人赍药赐休仁死，时年三十九。

上寝疾久，内外隔绝，虑人情有同异，自力乘舆出端门。休仁死后，乃诏曰：“夫无将之诛，谅维通典，知咎自引，实有偏介。刘休仁地属密亲，位居台重，朕友寄特深，宠秩兼茂。不能弘赞国猷，裨宣政道，而自处相任，妄生猜嫌，侧纳群小之说，内怀不逞之志，晦景蔽迹，无事阳愚。因近疾患沉笃，内外忧悚，休仁规逼禁兵，谋为乱逆。朕曲推天伦，未忍明法，申诏诘劾，辨核事原。休仁惭恩惧罪，遽自引决。追寻悲痛，情不自胜，思屈法科，以申矜悼。可宥其二子，并全封爵。但家国多虞，衅起台辅，永寻既往，感慨追深。”

有司奏曰：“臣闻明罚无亲，情屈于司纲，国典有经，威申于义灭。是以梁、赵之诛，跳出生过，来言之罚，克入致动。谨案刘休仁苞蓄祸迹，事蔽于天明，窜匿沉奸，情宣于民听。自以属居戚近，早

延恩睦，异礼殊义，望越常均。往岁授钺南讨，本非才命，启行浓湖，特以亲摄，仰遵庙略，俯藉众效，属承泰运，窃附成勋，而亟叨天功，多自臧伐。既圣明御宇，躬览万机，百司有纪，官方无越。而休仁矜勋怙贵，自谓应总朝权，遂妄生疑难，深自猜外。故司空晋平刺王休祐，少无令业，长滋贪暴，莅任陕荆，毒流西夏，编户嗟散，列邑凋虚，圣泽含弘，未明正宪。亟与休仁论其愆迹，辞意既密，不宜传广，遂饰容旨，反相劝激。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，任遇优崇，必能为己力援，故深相党结。休祐于是输金荐宝，承颜接意，造膝之间，必论朝政，遂无日不俱行，无时不同宿，声酣聚集，密语清闲。休仁含奸扇惑，善于计数，说休祐使外托专慎之法，密行贪诈之心，谓朝廷不觉，人莫之悟。休祐遂乃外积怨惧，内协祸心，既得赞激，凶慝转炽，与休仁共为奸谋，潜伺机隙，图造衅变，规肆凶狡。休仁致殒仓卒，实维天诛，而晋平国太妃妾邢不能追悔子恶，上感曲恩，更怀不逞，巫蛊祝诅。休仁因圣躬不和，狠谋奸逆，灭道反常，莫斯为甚，殄肆朝市，庶申国刑，而法网未加，自引厥命。天慈矜厚，减法崇恩，赐全二息，及其爵封，斯诚弘风旷德，贯绝通古，然非所以弃恶流衅，愆惧乱臣者也。臣等参议，谓宜追降休仁为庶人，绝其属籍，见息悉徙远郡。休祐愆谋始露，亦宜裁黜，徙削之科，一同旧准。收邢付狱，依法穷治。”诏曰：“邢匹妇狂愚，不足与计。休仁知衅自引，情有追伤，可特为降始安县王，食邑千户，并停伯融等流徙，听袭封爵。伯猷先绍江夏国，令还本，赐爵乡侯。”

上既杀休仁，虑人情惊动，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曰：

休仁致殒，卿未具悉，事之始末，今疏以相示。

休祐贪恣非政，法网之所不容。昔汉梁孝王、淮南厉王无它衅悖，正以越汉制度耳。况休祐吞嚼聚敛，为西数州之蝗，取与鄙虐，无复人情。屡得王景文、褚渊、沈攸之等启，陈其罪恶，转不可容。吾笃兄弟之恩，不欲致之以法，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，亲见休祐屯苦之时，始得宽宁，弥不忍问。所以改授徐州，冀其去朝廷近，必应能自俊革。及拜徐州，未及之任，便征动万

端，暴浊愈甚，既每为民蠹，不可复全。休仁身粗有知解，兼为宰相，又吾与其兄弟情昵，特复异常，颇与休仁论休祐衅状。休祐以休仁为吾所亲，必应知吾意，又云休仁言对，能为损益。遂多与财赂，深相结事，乃寝必同宿，行必共车。休仁性软，易感说，遂成缱绻，共为一家，是吾所吐密言，一时倒写。吾与休仁，少小异常，唯虚心信之，初不措疑。虽尔犹虑清闲之时，非意脱有闻者。吾近向休祐推情，戒训严切，休祐更不复致疑。休祐死后，吾将其内外左右，问以情状，方知言语漏泄并具之由，弥日懊惋，心神萎孰。休仁又说休祐云：“汝但作佞，此法自足安。我常秉许为家，从来颇得此力。但试用，看有验不。”休祐从之，于是大有献奉，言多乖实，积恶既不可恕。

自休祐殒亡之始，休仁款曲共知。休仁既无罪衅，主相本若一体，吾之推意，初无有间。休祐贪愚，为天下所疾，致殒之本，为民除患，兄弟无复多人，弥应思吊不咸，益相亲信。休祐平生，狼抗无赖，吾虑休仁往哭，或生崇祸。且吾尔日本办仗往哭，晚定不行。吾所以为设方便，呼入在省。而休仁得吾召入，大自惊疑，遂入辞杨太妃，颜色状意，甚与常异。既至省，杨太妃骤遣监子去来参察。从此日生嫌惧，而吾之推情，初不疑觉。从休祐死后，吾再幸休仁第，饮啖极日，排闥入内，初无猜防，休仁坐生嫌畏。

一日，吾春中多期射雉，每休仁清闲，多往雉场中，或敕使陪辇，及不行日，多不见之。每值宵，休仁辄语左右云：“我已复得今一日。”及在房内见诸妓妾，恒语：“我去不知朝夕见底，若一旦死去作鬼，亦不取汝，取汝正足乱人耳。”休祐死时，日已三哺，吾射雉，始从雉场出，休仁从骑在右，伏野中，吾遣人召之，称云：“腹痛，不堪骑马。”尔时诸王车皆停在朱雀门里，日既暝，不暇远呼车，吾衣书车近在离门里，敕呼来，下油幢络，拟以载之。吾由来谙悉其体有冷患，闻腹痛，知必是冷，乃敕太医上省送供御高粱姜饮以赐之。休仁得饮，忽大惊，告左右称：